



终于重逢后，李白于此地滞留了一个秋天，后又邀请岑勋来会，三人在百秀谷中饮酒，乐极而醉。席间，千古名篇《将进酒》问世。

《晋书》张翰传云：“翰任心自适，不求当世。或谓之曰‘卿乃可纵适一时，独不为身后名邪？’答曰：‘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即时一杯酒。’时人贵其旷达。”身后名何如眼前酒，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”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——贯穿古今、无从破除的绝望，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欲望之间无解的冲突和痛苦，需要酒精暂时的解脱与救赎。起于尽欢，落于解愁，逃避、遗忘，兴奋、沉醉，而诗人终究在不屈地反抗。尽管《将进酒》存在所谓“悲观”的内容，然情感和语言的强度足显激越高扬的英雄豪气，宣誓着“无论怎样无意义，偏让生命放肆燃烧”的“我存在”。不得不说，信笔挥洒即可捧出肺腑，但见赤诚一片，这实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绝对天赋。

万古愁，如何销。高门贵冑纵情声色，但求生息归隐。芸芸士子攀附结交，只为博一功名。杨家姝丽初长成，今日养在深闺，明朝倾国倾城。巫女之后安禄山，边陲卑贱的草土奴，将颠倒神州于股掌……能够搅动风云的人们皆已就位，而看似如日中天的大唐，竟料不到帝都长安的地下几乎埋了三万桶石脂，只待一抹火星。

乐游原上望长安

那个政治的、军事的、经济的、文学的、艺术的，那个叠加显影、清晰又模糊的历史上的盛唐：门阀犹在，科举已开；有贤相集团，也有聚敛之臣；有种群融合，也有异族边患；一壁心胸开阔，一壁你死我活；一壁仗剑游侠，立业建功，一壁暗流涌动，松垮崩塌。

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虽然态度认真、面貌端正，但究其实质，还是用夸张漫画的手法，创造了一篇通俗易懂的、关于诗歌与大唐

的同人文。该片的多数场景，只是对诗歌诞生现场的激动想象，但这种长于背诵文学常识、略作简单辩证的最浅层的魅力，于不少宽容的观众而言已经满足：对上诗句的瞬间，即开启了一场确认自我文化身份的国风大典。至于李白的任性与天真，被塑造成近乎反复横跳、神经质的或躁狂或颓丧的愚蠢，人物缺乏弧光；以及把史书上确定无疑丧师失地的败仗，修改成一场出奇制胜的大捷，显然不在疾声欢呼者评判标准的考虑之列。

辞家新属冠军侯，胡雁南征塞草秋。梦到长安三万里，海风吹断碛西头。真相总是伤人，长安总是离我们太远。《世说新语》载：晋明帝数岁，坐元帝膝上。有人从长安来，元帝问洛下消息，潸然流涕。明帝问何以致泣，具以东渡意告之。因问明帝：“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？”答曰：“日远。不闻人从日边来，居然可知。”元帝异之。明日，集群臣宴会，告以此意，便重问之。乃答曰：“日近。”元帝失色，曰：“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？”答曰：“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。”长安，金碧辉煌的长安，若即若离的长安，让“……余亦辞家西入秦。仰天大笑出门去……”的李白亦难免屡屡着了道儿。他怎么可能承认，在皇帝的眼里，自己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文学弄臣。嗟乎，要怪就怪长安是长相思、摧心肝的诱惑，让奔波忙碌的人们一次次地由天空坠向地面，尔后幻灭。

曾几何时，八水环绕，朱门青琐，玉殿琼楼。曾几何时，只要行路，就会遭遇各式各样有形无形的考验，跌宕迂回的坡道，令人窒息的梯级。长安的尽头到底在哪里呢，乐游原上望神京，它有起伏的地形，苍虬的风景，具象的骨肉，而所有那些宅邸、族谱、头衔，仿佛天际虹霓般虚无缥缈。长安像一个中古时代的“利维坦”，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即表示：“长安城的建筑，

